



10065

金華文徵卷之八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元元聲無聲  
金華令蜀忠州高傳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論

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宋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譽譽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歷舜敬康句望嶠  
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  
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  
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為王公侯伯夫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為有功始  
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  
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一

五



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已。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于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卽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饗。卽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實在位。此有虞祭顓報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饗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史路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祭。正以紹堯而得各。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虞實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

而履實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評 非大儒不能詳辯若此

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三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蘓氏又盛稱武王之踈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踈則誠踈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踈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姦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故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四

三監二

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旣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乎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

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伐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吊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遠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

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  
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  
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  
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  
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  
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竝行不悖  
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  
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  
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  
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  
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  
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  
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  
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評 窺見至隱

孔子不貶季札論

元吳 萊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于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側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爲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日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爲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七

孔子

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鼎劍之變驟起于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廬之謀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于賊乎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于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犇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

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浴吳而不返，豈可殞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爲御子，商見殺于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成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于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于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申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勿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

倫爲重，彼此交效其讓，而各盡其忠，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爲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有其國，益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爲嫡禮之所不得爲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慶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爲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

姓名而叔盼書字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于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盼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于吳之來聘。不主于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于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

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寢盛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爲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待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爲善。札賢而

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  
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  
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爲非  
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臧雪厓評 深合春秋本旨衆說不攻而自破矣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十

九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者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僦數而明詔于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絕于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十一

改元

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時出于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旣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卽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于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藉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爲史官者有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

又大志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說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爲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爲國君者卽位之明年必告廟。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于初喪。先君之終。卽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爲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爲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于商訓也。以事繫

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十二

改元三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于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爲元。杜預曰。人君卽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于春秋矣。

評 後篇覺不及此

漢所以得天下者何曰三人傑之功也其所以得天  
下者又何曰高帝寬仁愛人任賢能使好謀能聽趨  
時嚮赴從諫如流與天下同利此其所以得天下也  
曰是則然矣然跡其行事尤有可言者乎愚聞之先  
則制人後則制於人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  
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  
奮願與沛公西入然懷王卒不許標悍猾賊之人而  
遺寬大長者故沛公得以漢之元年十月兵至霸上  
約秦降王子嬰受秦皇帝國璽符節又能約法三章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十三

漢高一

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吏民既皆按堵如故又讓不欲  
以酒食獻饗勞人由是人心益喜惟恐其不爲秦王  
項羽後雖背約而王之巴蜀然其德運之在人心雖  
久而不能忘也人心既歸天命有在雖欲弗王其可  
得乎史以沛公至霸上之十月爲漢元年者仍秦王  
爲歲首明爲漢受命之年以漢之得天下自此始也  
又項氏之從民望而立懷王所謂有名之兵也羽始  
與沛公共事之後廼倖尊之爲義帝遷之長沙弑之  
江中是弑君之賊也當時諸侯畏羽之強莫敢問其  
弑逆之罪漢王獨能奮然從三老董公之言卽爲之

孫張憑遣關中兵收三河士縞素西來義旗東指人心一歸師氣百倍故能以五諸侯之兵長驅入於彭城戰雖不利然自是我則赫然爲伏羲有名之兵而彼則顯然爲弑君有名之賊矣名正言順此項氏率以弑逆爲僂而劉氏終以順德而昌也漢之有天下董公之力居多蓋正名定罪以伐叛逆所以能服天下之心而天下其歸之也夫王者之得天下必擇善地而都之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雒之外不於是又奚擇焉高帝旣得天下始欲長都雒陽聽婁敬之言參留侯之說遂卽日西都

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十四

漢四二

長安蓋長安天下形勝四方趨仰歸嚮之地也凡此三者關係爲大漢之能得天下而安之者其亦以是也夫抑又論之高帝起布衣提三尺以有天下基漢四百年之業可謂英雄不世出之主矣其剗削羣兇掃除苛政與天下更始雖未能致隆平然較之秦世則國亦可謂治而天下亦小康矣獨於齊家一節則未免無遺憾焉孝惠呂后所出旣立爲太子矣後乃盡于戚姬溺於如意以太子爲不類我數欲廢之後雖因大臣之爭及留侯之策得以毋廢其後趙王以戚姬爲人薨以致孝惠享國不永諸呂乘之以

擅權作辭幾危劉氏得不爲高帝惜哉嗚呼蓋帝以  
馬上得天下性雖英達由其不學不能讀聖賢大學  
之書行先王脩齊之道以至此耳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蕭曹輩才非王佐徒能區區謀國而已安望  
其能行所學以堯舜其君哉

評 眼看得清亦可謂眼看得大

金華文徵人卷之八

論

十五

漢書

事有出於千載之前史傳記之甚明而千載之下讀者不信爲然則以夫史傳之所記或得于傳聞而聖賢之心雖千載而一日也若馬遷之書箕子其得於傳聞而失聖賢之心者乎周紀云武王入殷釋箕子之囚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乃作麥秀之詩而殷民聞之皆爲流涕烏乎商今其有災我典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箕子不臣異國之心亦審矣武王其亦知之矣今日封於朝鮮則是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十六

箕子

臣之矣受朝鮮之封則是爲之臣矣史既云封箕子而又曰不臣吾不知其何說也武王聖人也箕子大賢也觀微子箕子答問之言惟痛殷之將亡而未嘗一言及周之興武王之伐之亦以天命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豈有利于紂之天下哉箕子之心非敢有怨于武王武王之心非敢有忌于箕子也武王之必不臣之箕子之必不爲臣豈待智者而後知之哉其去周也必陳範之後不忍處焉遂避之朝鮮長往不反武王亦聽其去而不忍留之矣且朝鮮去周路將萬里僻處東夷海島之邦使武王果欲封之亦不處之

若是之遠箕子亦豈肯踰隔年歲而來朝於非我之君乎麥秀之歌詞旨淺陋指紂爲狡童亦與微子不忍斥言其君而稱我者不類其必爲後人附托之言可知矣馬遷之學博而寡要其所採取不可盡信者此類是也他若洪範大傳有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謂走之朝鮮者得其實而謂因以封之則亦惑于傳聞之過也又謂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則其誤尤甚而正義辯之當矣吁以箕子罔爲臣僕之心著于經者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十七

第五

若是其明而說者乃謂其受封謂其來朝使聖賢之心于載而不得暴白吁可悲矣故愚今斷然敢以史遷之載爲不可信者本之夫子之經以仲箕子之心非一已之私見也

前漢書云玄菟樂浪本箕子之封以禮義後漢書云昔箕子昔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遠衰殷之運避地朝鮮考之洪範之篇首有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書十有三祀則箕子不臣武王可知書王訪箕子則武王不臣箕子可見周家史官紀事之法信乎與馬遷有間矣或曰武王之未嘗封之其說明矣然吾聞之前日之佯狂不死者偶不見殺于紂也今日國亾而不歿其意何也以伯夷叔



蕭何將沒舉曹參及參爲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作畫一之歌千載而下未嘗不稱賢也然愚於相國不能無憾焉何以言之首得天下者曰創業創業者非特以成功也禮樂制度足以法乎後世之謂也高帝與何其經綸邦國蹈亡秦之轍是固不能逃其責矣然作之者出於一時豈無望于後之人哉況當是時天下寧集去周末遠也先王之治在人賢者記其大者不賢者記其小者未盡墜地也國家閑暇尚當脩其政刑而況于此時乎蓋徒知守蕭何之法而不知

金華文徵人卷之八

論

十九

曹參

何之法非三代之法也。人臣行道惟患其君之無志。爾今孝惠怪相國不治事。是誠悟爲治之機也。乃反管其子以辭焉。日飲醇酒歌呼相和。亦豈宰相之體哉。坐失治機。故賈生董子欲興一代之治而卒不克。遂可勝惜哉。或曰當是時民苦暴秦故以清淨爲化。使振奮有爲吾恐畫一之不歌也。夫以清淨化此時之天下其誰曰不然。吾獨恨其徒知清淨之爲貴而不知先王之道未嘗不足以致清淨也。且興三代之政將見雅頌之聲作矣。何止清淨之歌而已哉。

評 平陽聞此亦當服膺

明吳 沉

漢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  
雋不疑引春秋是衛輒叱收縛送獄程子謂不疑說  
春秋非是而處事應機則不異于古人胡氏謂但當  
以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成獄議刑不必引春秋也愚  
嘗讀之而未嘗不怪不疑之勇于處事焉孝武聰明  
之君也當其一時蔽于羣邪心志蠱惑遂至變生骨  
肉及聞壺關之言而感悟田千秋再訟其寃而大悟  
至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以憐之天性之真不可  
泯也向使帝未崩而太子未死也吾知其父子之如

金華文徵人卷之八

論

二十

衛太子

初矣當不疑之下令其亦念先帝晚年之悔乎遣一  
使者奉一太牢上告先帝之靈而赦其當日之罪是  
亦足以慰先帝之思矣位固決不可得亦何至遽若  
此耶或曰如子之言必真太子而後可今則詐稱者  
爾嗟乎不疑收叱之際抑知其詐而然乎抑但思爲  
昭帝計而不問其人之真否乎觀其言曰諸君何患  
于衛太子或謂是非未可知而不疑又曰衛太子得  
罪先帝亾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正指以爲真  
者而斥去之也蓋不疑之意以爲苟斥其詐則人或  
謂真指以爲真則足以杜羣臣之感而塞意外之防

矣信乎其善于應機哉。史稱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竝不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至于勒兵闕下以備非常。則舉朝之臣信乎不知所以處此矣。幸而得一不疑之至也。不疑既思爲昭帝計。則就使真劉據之至。其所以應之者亦若是而已。或曰亦安知成方遂之非真劉據也。耶當出亡之際。天子震怒羣下。憂懼無所容身。至舉大兵以求之在下者。必思所以自免之計矣。所謂入室自經者。果其真耶。當將往甘泉爲江充所持。遂不知所出。矧逃竄之久。恐懼之深。而敢遽自詣乎。始元之臣皆武帝之舊。豈無識之者。何爲而皆不覺其詐也。蓋真太子而死于誣矣。非特太子前日得罪于先帝而不疑。今日亦得罪于先帝矣。吁。斯言也。其信然耶。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詣闕自稱衛太子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觀此則是廷尉驗問之時一人已有兩姓名。其事信乎可疑矣。孟堅于記錄之間。豈亦微見其意耶。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於道，不徒有諸已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爲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爲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爲諷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二二

六經

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爲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幽顯辯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爲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爲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爲國家天下者不可以一日廢也。孔子嘗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爲聖

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神  
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肴亂之其  
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  
嗚呼聖人之用載于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  
世無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之  
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繫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  
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  
危微精一之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  
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又曰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辯于  
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二二

六經二

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  
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  
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天和  
也心中之體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  
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  
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  
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而  
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  
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于用者有之矣未有措  
諸用而不本于心者也况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

用其備言卽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景濂先生亦有六經論大意謂六經皆聖人心學秦漢以來心學不傳是以高湯玄虛卑安鄙陋致心與經如冰炭不相入其言與此相表裏故不重錄

評必如是言始可謂之經學

金華文徵人卷之八

論

二四

河圖出于六經未作之前六經之作二千餘年于此矣而其爲說未明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出于河伏羲因之而畫卦書出于洛大禹因之而叙疇圖也而其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于不知圖書之辨自合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位于中以奇耦相對而數九者劉氏所謂河圖朱子所謂洛書也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生成相配而數十者劉氏所謂洛書朱子所謂河圖也然朱子之以

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二五

河圖

九爲洛書十爲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特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圖其象方則邵子以九爲河圖而十爲洛書蓋未可知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是故不能無疑於此也先儒或以爲河圖卽八卦或考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以爲卽戴九履一之圖而疑其爲河圖或以邵子爲主或以列子爲證而

以九爲圖十爲書或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之

方圓爲洛書此其爲說各有所據而初莫有至當者焉然孰知九與十之皆爲河圖也何者竒耦相對而象圓者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生成相配而衆方者河圖之數合而有屬者也圓圖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對而中以五縱橫皆十五卽方圖之五十居中方圓二圖皆河圖也然則何者爲洛書洪範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言其洛書之文乎鄭氏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蓋文以錯綜而理載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寓焉謂之圖圖經而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

金華文徵八卷之八

論

二六

二六

之爲圖書之爲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于一圖矣故曰河圖之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于不知圖書之辯或曰果如斯言則當其時圖之數固簡而易見而書之文實繁而難詳不幾于怪妄矣乎曰非然也昔歐陽子嘗以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魯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烏乎魯氏之言固予之所以爲言也

評

公有河圖辯又有此論前後畧同而此論尤

爲精確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觴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二十七

分野

古數也今其分兩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災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崇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圭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旣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于星則有分焉

其書亾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叅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埜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踈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埜，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埜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于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埜，其說之難。

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二八

分野三

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

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  
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  
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  
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  
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  
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  
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  
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  
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  
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  
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  
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  
古法而歷象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  
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  
說豈專係於是哉

評 今人有研討及此者乎益信古人爲不可及

極天下之智如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爲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于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而敗于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于光武之三千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于八千之謝玄是也故衆勝寡寡勝于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二十

兵論  
三九六

衆常道也至于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于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于兵者其數術大抵不由于古法而應奇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畧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畧如何不知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操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竊寇弗追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者躡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

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操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被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逆施之于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三十一

兵論

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譬之槩之走九九走于盤縱橫圍直繫于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九之不能出于盤也孫武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夫古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能盡言于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爲能且知其必

敗者知書之無益于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之徒能如括者多矣况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之無聞于後世也

評 出奇無窮先生兵論凡三首此爲絕勝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三三二

兵論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爲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三三

易一

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拊楨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无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嘿也乾而

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脩德于蹇，則于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于君子者如此，其于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墜，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牯，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躑躅，戒剝牀之滅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劓，負乘而致寇，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于田，射隼于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况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惡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于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評 妙論是有道之言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爲法于天下，傳于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于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簡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三五

書一

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于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于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不可舜禹，而勝廣項藉之徒皆湯

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官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于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于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于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評 橫難縱說俱至德要道之言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弦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錡炳耀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考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語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于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膠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兎且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于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于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于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于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况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沼泄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

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于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于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于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三八

章詩論

評 如此論詩在漢宋諸儒之上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于天下而立一時之政  
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  
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  
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于一字之褒。凜鈇  
鉞于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  
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  
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一時而春秋之賞  
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  
功顧不大于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三九

章

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  
可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  
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  
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道  
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  
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  
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  
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  
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

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旣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辭

其不足信也明矣  
評 極正大之論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四一

章養然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調停論

明童 常

易以君子道長爲泰。小人道長爲否。則世之否泰。係于君子小人消長之間而已。世固未有君子小人並用而能致治者也。熙豐舊臣去之不盡。固不足謂之小人道消矣。况因其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等乃輒欲稍引用之。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豈大臣扶持世道之意哉。殊不知國家之不可參以小人。猶飲食之不可試以鴆毒也。向非宣仁之疑蘇軾之斥。則劉呂二公之亂天下。其罪豈在安石惠卿之下哉。厥後大防薦一楊畏。楊畏薦章惇。不旋踵而盡復熙豐之政。元祐正人存歿。被禍得非調停之遺害歟。

評 說調停之害千古當奉爲著蔡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四二

漢光武徙四親廟于章陵論 明姜麟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爲中宗始祠元  
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  
陵

天下之禮有得爲者有不得爲者不得爲而爲之忒  
也得爲而不爲薄也此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中庸  
稱之示法紀也漢宣帝之于悼考哀帝之于共皇宋  
英宗之於濮王不得爲而爲之也光武之于四親則  
得爲而不爲也或失之忒或失之薄則以當時討論  
之臣不學無術倡者驕驕附者譏譏爭者謹呶激者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四三

漢光

呼號旣不知制義之經又不達義起之權陷其君于  
非禮考三王而謬百世以俟聖人而惑於乎痛哉漢  
宣帝幼爲狂獄長困閭閻昭帝之前星不光昌邑之  
負炭無狀於是仆不立僵木起而病已以武帝曾孫  
入卽位矣悼太孫不可禰也戾太子不可祖也蓋昭  
帝爲太宗則宣帝爲人後者爲之子矣悼考悼后皆  
禮不得爲也而帝爲之不亦忒乎若哀帝則成帝所  
子也一旦卽位而傳太后要之董賢附之尊共王爲  
共皇尊傳太后爲皇太后及明年相朱博遂去定陶  
之號立廟京師矣此又禮之不得爲也而哀帝爲之

不滋忒乎若宋英宗則仁宗之所擇范馬韓公之所  
贊卽位未久歐陽脩以阿附逢之溫公與呂獻可彭  
思永爭之英宗爲之罷議非二三忠賢則英宗亦一  
哀帝矣自三君論之宣帝之罪猶輕英宗之罪益輕  
哀帝則其罪浮矣光武則異於是乙酉之夏以蕭王  
卽天子位都洛陽明年丙戌正月始立宗廟四年始  
立四親廟宗廟所以裕祭高祖太祖世宗四親廟所  
以祭其高曾祖考雖同在京師然各自爲廟則不敢  
不以小宗而合大宗明矣至十九年張純朱浮始以  
爲言純也浮也非禮官也又未嘗以知禮聞也光武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四四

漢光三

祀高祖以下于太廟祀南頓以下四親廟其于事太  
宗降私親之禮無少悖戾况未有追尊之名何所嫌  
而使除之乎元成以優柔相因削弱強漢元后私外  
戚養成莽禍以亾西都十五年矣定王之世自春陵  
節侯降爲側微無尺土寸民間關百戰再造大業無  
所藉于元成哀平也而純與浮使以四廟代四親何  
所取義乎尊太公爲太上皇漢舊章也光武不能率  
由以追崇四親旣失之薄矣顧怵于純與浮遂立元  
成哀平之廟一誤也光武但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  
後夫東西兩都何異易代而中隔三世上繼爲元則

成與哀平皆爲魯之小鬼矣又一誤也元帝出自宣帝以將後元帝故追尊宣帝又一誤也高帝以昌邑之廢歷五世而至國亡竟失祔廟之禮至是乃附于太廟以追尊宣帝推其所由啓也成帝與哀平祠之長安蓋附于西京舊廟世遠故疎之也洛陽之廟無成與哀平長安之廟無元與昭宣豈所以序昭穆哉又一誤也節侯以下徙廟章陵則俯從純與浮議降其私親也夫光武取天下于莽篡旣成漢統旣絕之餘節侯以下四親雖無太王王季文王造周之功然中興之緒不爲無自矣宋人謂僖祖無功德欲遷之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四五

漢光三

祧廟以爲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王安石云物豈有無本而生者程子謂介甫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朱子亦曰誰教他生得好孫子又曰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庶兆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自爲之然後爲盛也由是觀之則光武之于四親當舉追尊之典脩世親之廟推而大之奉高祖爲太祖序景帝定王以及南頓節侯于三昭三穆以成東都七廟之制歲時享嘗與太廟各陳宗器各設裳衣各薦時食豈不光明周至郁乎一王之禮哉顧不出此爲一偏之議所格徒四親廟于章陵惜光武蒙遺親之咎此



天下之事有成有敗。然有是有非。成敗在天。非人力所能與。君子持論當權度。是非以爲予奪。不當徇其成敗。以爲低昂。事出於是其成也。天相之也。不幸而敗。則天之未定而事之不可訾也。事出於非。則其敗也。天醜之也。或幸而成。則亦天之未定而事之非不可問也。武氏據有唐位。廢中宗爲廬陵王。遷之房均之間。雖名立旦處之別宮。則朝廷之上。負斧戾南面而立者。無李氏矣。收元光宅。收服色官名。視朝紫宸。蓋不必革唐爲周。革后爲帝。然後爲篡逆矣。立武氏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四七

李敬

七廟亦不必納武氏神主于唐太廟。然後高祖太宗無地血食矣。宗室雖人人自危。未如之何。衆心雖以爲憤惋。未如之何也。高祖太宗漢無神靈。卿士大夫恬無志節。李敬業柳州一司馬耳。楊州之兵以義而起。曾未浹旬。動至十萬。駱賓王顯作檄文。訟言篡跡。恨武孽之滋茂。悼唐厦之將顛。顧其事起有名。師出無律。世有能料事者。不待其兵屯下阿。而知敗在眼中矣。蓋敬業挾怨欲以苟僥倖之圖。假匡復以逞覬覦之望。建立大事。旣無綱維。截討元兇。又缺才畧。忽然馳烏合之衆。何以收龍戰之功。伐鼓而指洛陽首

失思溫之策。畫江而規常潤。乃惑仲璋之言。江外之  
孱羸。動虞左衛。山東之豪傑。徒企南軍。伸鋤之兵。竟  
埋畝澮。烝麥之餉。槩阻簞壺。卒之敬猷無力。以逼淮  
而狼狽。曳兵敬業不遑于蹈海。而倉皇授首。豈天命  
之不佑。實人謀之未詳也。或曰使敬受笑思溫。鼓行  
趨洛。將成事乎。曰敬業小器。淺謀無以濟也。金陵王  
氣大江天險。固定霸之地。然依違之間。緩急之際。一  
失其幾。遂成蹉跌。况以利而動乎。獨惟敬業能斥武  
后名之爲賊。足爲唐室少嘘生氣。差強人意耳。彼魏  
元忠乃謂天下安危在此一舉於乎。武氏之安李氏

之危也。元忠爲孝逸。運籌帷幄。一蹶而敬猷走。再蹶  
而敬業敗。夫以危武氏爲罪。而計安唐室則爲功。以  
安武氏爲功。而與危唐室則爲罪。孰是孰非。指諸掌  
矣。或曰然則賓王附敬業是乎。曰鄧禹不附劉玄。必  
光武之從。孔明不附劉璋。必先主之從。賓王負其文  
才。流落不偶。不知敬業不足與有爲也。則輕於失身  
矣。故裴行儉。陋其器識。而以爲被誅也。或曰越王起  
兵。豫州瑯琊王起兵。博州何如。曰二王起兵。亦誅不  
起。兵亦誅起。兵而死。猶愈于駢首就戮也。然則二王  
是乎。曰是也。但非其人耳。春秋凡有志興復。死于社

稷。例書滅書。先儒以爲亡國之善辭。綱目於敬業書。英公書起兵楊州。予之也。於二王書。舉兵匡復。書不克而歿。蓋深與二王。又以甚武氏也。則凡爲武氏奔走。禦侮樹功。當時者。詎非亂賊之黨乎。及武氏以二王故。欲誅諸王。御史蘇珣抗論不回。狄仁傑申理。貞黨當生者六七百家。當沒者又五千口。珣與仁傑。旣不以脅從論罪。亦不以屠剪取功。仁寓義中。義行仁外。常通乎變。變不失其常。易曰。與時偕行。小利貞。傳曰。聖賢雖知道之將廢。猶區區致力以救之。強此之衰。艱彼之進。苟得爲之。孔孟屑爲也。珣與仁傑。

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四九

李敬三

其知易乎。或曰。賓王之才。何如曰。賓王之傲。輕重失倫。至以一坏未乾六尺。安在叙之末簡。不知類矣。何以感激忠義哉。管仲伐楚。以包茅昭王爲問。天子爲宗廟主。武氏遷天子于房。均則宗廟無主。賓王當以唐室無君。宗廟無主爲辭。因白武氏包藏禍心。竊據神器。國家之賊。臣民之讐。願與天下不與武氏戴天戮力而討殺之。則名正言順。大事可成。借曰不成。心事亦白。忠臣義士。豈無同心者乎。或曰。呂武之禍。班乎。呂氏幾移炎祚。周勃入北軍。以左袒右袒定衆心。規模旣濶。氣魄亦壯。天定之祥。適與時會。豈唐室無

鬼而漢祖猶有神靈也。太宗聞淳風之讖委之有數  
而高帝臨崩與呂后論二三大臣及周勃顧曰非乃  
所知則長慮固有定見矣。此漢禍所以淺而唐禍所  
以深也。嗟夫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豈獨二媪哉。愚  
讀唐書竊取春秋之義斷曰唐太宗間關百戰以取  
天下武氏非類一旦掩而有之當時士大夫立武氏  
之朝謂武氏真乃主視高祖太宗如土梗弁髦曾不  
少爲所敬業固不能爲平勃二王亦非光武先主輩  
流而元忠孝逸輩爭以安武氏爲忠不知尺寸之功  
皆尋仞之罪。天理滅而人心斂不足論也。獨一梁公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五十

李敬四

心在唐室然居下位方鬱紆籌策以待太尉北軍之  
時至於東之始克有濟抑天之定未定豈真有數存  
乎數也有道焉君子不謂數也。要之敬業其事是其  
心非二王其事是其人非思溫其用是其謀亦是元  
忠其謀是其用則非敬業二王雖敗當錄其功。孝逸  
元忠雖成祗重其罪。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評董狐之筆

大臣之謀國也以不失天下之事機爲難。而以不忠君之大義爲尤難。事機失則天下之勢漸至於不可爲。忘忠君之大義則挾私徇怨而天下之事機未必不失于謀議之不合。嘗觀有唐國勢自肅代而降淪胥以亡。未嘗不思其祖宗創業之艱而悲其子孫守成之不競。及觀牛李維州之議。又未嘗不嘆其當事諸臣無殉國之忠。而文宗無大有爲之志也。何也。維州河山險峻。地勢要害。爲捍唐禦虜必不可失之地。迺日廣德以來。陷入吐蕃。迄數君不能取。常南康

金華文徵八卷之八

論

五一

牛李

常率十萬之師以攻之。曠日持久。卒莫能拔。吐蕃據之。屹爲西南一巨鎮。而自號無憂城。當時議者未必不以維州之得失爲唐室盛衰之候。及李德裕展布方畧。遠邇胥懷。悉怛謀吐蕃之騎將。一旦以維州來歸。此天啓其衷。而國勢興隆。庶幾在此矣。德裕曰。受之足以制吐蕃出入之路。而防其侵軼之虞。僧孺曰。受之失信。懼啓戎心。不如勿受。夫受之誠是也。則德裕之受之亦必有道矣。僧孺何見而獨欲棄之耶。夫吐蕃自至德以來。鴛鴦已極。入我河曲。伐我保城。劉我邊陲。憑陵我畿甸。蕩搖我封疆。卽其所以

維州爲其所據得以肆行而無懼也夫要害之地勢所必爭嚮以十萬師攻之勿克者今不費一鏃而得累世不能復之故地果何見而欲棄之耶且僧孺之策最能保無厭之戎狄爲不侵不叛之臣耶失要害之城而足以懷吐蕃之心不受可也失一城而吐蕃之鴛鴦如故則不受何義哉昔之論牛李者或謂牛邪而李正或謂牛是而李非自今觀之維州之議德裕爲是僧孺爲非德裕之受旣爲復祖宗之故地而又足以制戎狄之心所議者爲國也僧孺之不受爲忌德裕之成功而徒托區區之小信使祖宗故地因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五二

牛李三

之而失所議者爲私也爲國爲私之間而牛李之得失判矣雖然德裕之議則是而所以成謀之道則未盡方悉怛謀之來降也德裕旣遣兵據其城矣宜速爲忠款之辭以示不自專之意謂僧孺曰此城之得失社稷安危之所係也公爲首相事皆在公宜惡白主上蚤定其謀則僧孺雖舛亦何心以立異哉如曰通和信不可失則宜遣一能言之使爲文告之辭往諭吐蕃曰兩國通和宜各有其地悉怛謀在爾爲叛臣雖狡焉欲肆其驚害之心然於理則不可於勢又不便未有不弭首而聽命者惜乎德裕之謀不能及

此而僧孺失信之議得以乘文宗之懦而阻之遂使  
祖宗故地淪沒不復而境上之慘竟有負悉怛謀歸  
順之誠嗚呼僧孺之罪可勝誅哉而德裕之罪則薄  
乎云爾者也夫僧孺之罪在挾怨而廢天下之大慮  
德裕之罪在不能忘私而廢天下之大公僧孺既失  
天下之事機而德裕復不明忠君之大義謂之何哉  
嚮使兩人能一心體國協慮圖謀在德裕不恃己之  
長在僧孺不記人之過且文宗復能燭大幾定大議  
而獨奮乾斷於上則唐之國勢猶大有可爲者匪特  
一維州已也嘗統案顛末自張說之曠騎典而唐之

府兵壞府兵壞而藩鎮之兵強藩鎮強而尾大不掉  
之患起故今日稱兵犯關矣明日殺逐主帥矣閹監  
盈朝公相交結閹監失志則藩鎮犯順以張其威藩  
鎮失望則閹監因機以成其虐姑息之愚不足以消  
僭逆之志膏肓之疾有以爲君側之憂其事勢之大  
者無過於此若僧孺碌碌誠不足責以大事獨惜德  
裕一代大才負中外之重望而學術亦不能見其大  
者立黨脩怨度乏休休未盡大臣之道遂不能起文  
宗之懦於前而佐武宗之斷於後以致事勢之大者  
皆與維州之覆轍相類終唐之世國勢陵夷竟不可

振由是觀之維州之得失要亦不係唐之存亡也  
評 立論詳贍後更有勢有識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五四

生季四



春王正月論符上本至  
通政司稿

明朱 巍

浙江金華府蘭谿縣歲貢生員 臣 朱巍謹奏為敷

陳庸見以明聖經以光 聖德事竊惟自生民以

來之聖人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而

元年春王正月之書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孔子之

意宋儒臣胡氏安國夏正建寅之言得之矣前此

則公羊左氏以為周正穀梁以為夏正宋儒程氏

頤深疑之以為不當改國之正朔而春王正月猶

為建子自是歷代以來咸有紛紛不一之疑先臣

永新劉定之有云以為周正者固有所據有所礙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五五

春王

以為夏正者亦有所據有所礙不若闕之為愈近

世儒臣有決其建子以為陽生於子故以冬為春

然求之于理終有牴牾誠為千古不決之疑此春

秋春王正月之書歷代以來未有定斷仰惟 皇

上以聰明睿智之資而有緝熙光明之學勵精圖

治文教式孚明良遇而恢弘夫二帝三王之業啓

沃成而克紹夫孔子道統之傳固當決其不決之

疑以光 聖德以昭 聖代文明之治 臣 竊伏草

莽食廩有年思作養之 洪恩而愧無補報因以

先正之所疑者而沉潛反覆求之于經正之于理

似當以建寅爲是如胡安國所論安國言之未詳  
故其疑之未解臣不揣敢贅爲論而設爲問答以  
明其旨夫以下愚之陋質而欲靖獻于朝廷折

羣賢之言闡難明之旨言不能不繁詞不得不冗

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乞勅禮部詳臣

所論定斷歸一臣不勝激切隕越屏營之至

或有問于臣曰人君與天孰爲尊乎臣答之曰上帝

至尊無對王者繼天爲子惟奉若天道而已是固君

之統于天也人君其尊如天而天爲尤尊者耳又問

之曰人臣敬天與敬君其道有二乎哉曰理無二也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五六

卷三

敬天卽所以敬君未有後天奉天而不可以言敬君  
者也臣統于君君統于天天命君以立極臣奉君以  
敬天天道有所不及則君爲之輔相裁成君道有所  
不及則臣爲之匡違詔德未有臣能以天道奉其君  
以盡制垂其法而臣不可以言純臣者也然則周正  
建子而夫子春王正月之書果寅乎抑周之子乎曰  
寅也曰以夏正冠周統而寅非其時然則孔子非與  
曰是孔子以天道奉其君以周之盡制遺于後也用  
夏之時垂周之統天道正矣地道明矣人道善矣出  
于孔子者卽出于天王者也孔子之垂法于春秋卽

周王之遺法于後世。使孔子不筆之于春秋。以爲周之大法。至于後世之君舉而行之。非惟常人得以過于聖人。而後代得以踰于周代。周監二代而猶未有善。使救偏補弊之出于後人。固非夫子之心。此夫子所以爲敬君之大。而上律天時。以歸于君也。故歲首以元年春王正月示法。下亦從夫周之王朔以春正示法。而立例從天時之正也。奉周之正朔以紀事。尊時王之舊也。又何不可之有。且天下孰爲大而天爲大。天孰爲大而時爲大。天不能違時。而人豈能違天之時乎。天時之善。非惟周所當行。萬世之所當行者。金華文徵八卷之八

論

五七

卷三

也。堯帝義和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建寅不在于其間乎。舜初紹位而璿璣以齊。七政詎不以寅爲善而用之乎。禹之繼舜。而以寅建正。是皆得于堯也。得於舜也。先孔子而行。百世以俟孔子而不惑也。商建丑而改歲未明矣。周建子而生物未著矣。孔子以夏時而書正月。則時正令善。而躋周于堯舜矣。周固不幸有建子之弊。猶幸周之臣子有用寅之建道之所在。分不得而拘也。况孔子係寅于周。原非用于當世。蓋補其制之未逮。使後世率而行之。是乃尊君之大。而敬君之實也。果可以言僭乎。彼武周聖人也。監二代

以損益不知夏正之善也。聖人不先天以開人。惟因時以立政。子丑寅之迭建。其時有不容以不行者。武周建子。雖不可以行于後世。而心則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虛而已。惟其虛也。必不以我之建子。取必于後世之皆行也。必不以夏時之善。不欲後世之有所取也。必以後世有聖人出焉。自能因時立政。以垂法也。然則孔子建寅之意。焉知非武周之心乎。奉天時之善。又豈得爲有背于周乎。孔子志三代之英。而曰吾得夏時焉。又曰夏時之善。吾于是取之。至于顏淵爲邦之問。首以是告之。今欲立百王之大法。爲不易之令典。獨以建正爲諱。而謂夫子必非建寅。是乃小

于觀聖人也。是以孔子立法。猶爲有未善也。是不知奉天之法。歸于昭代。而以周之盡制。遺後人也。孔子春秋之作。其大義數十類于此者亦多也。果如後世所疑。將有不勝其弊者。抑將以仲尼爲德之衰也。耶。嗚呼。聖人之意。於是乎晦矣。欲明聖人之意。不得不于先正之所疑。而析之。蓋其憫聖王之不作。慮天下之無邦。于是假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之新意。創制立法。皆斷于心。初非常人。凡慮之所能測度。故天王當貶。則去其天。以示譏。若魯桓三年去王。止書春正月。

文公五年去天書春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之類是也。夫桓弑隱公而王不能討。以天王之尊而下舍贈諸侯之妾。皆深加貶斥以垂將來。夫固執天常立人紀以道名分。奉天道以斥之者也。信以夏正之不當繫。則天王亦不當貶矣。下此宰咺宰糾皆不當稱其名矣。魯桓之弑。宣公之逆。皆魯先代之君父。亦不當有貶斥之意矣。山戎之伐。曹伯之執之類。齊桓晉文皆爲五伯之最。固亦不當議其失矣。以仲尼之一身如時俗之所見。固以叢罪戾于無窮而爲搖手觸禁焉者。初不止于夏統冠周之非也。春秋何以制事。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五九

卷五

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耶。蓋人情每泥其常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苟執其常則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一加是非褒貶于春秋。皆有礙于法而不可爲也。知其與天合德。則春秋之作不徒爲一時記事之書。實從權立法以垂憲後世。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首務則當奉若天道。先正以爲合周正朔。賤而自專躬自爲之。寓王法而叛王法。孔子必不爲。建寅之書。審如所言。必建子而非建寅。初非所謂天子之事矣。豈知夫子之作春秋。因舊文以立例。特從十二公之例而稱之耳。可以爲王法之明。則不必于舊文。

之改。若以爲尊周而奉其正朔之建子。當于隱公元年書周平王于上。而下書四十九年。春正月或十一月。隱公元年不當書矣。于隱公四年周桓王卽位。當大書周桓王以序例。下書元年春正月或十一月。必不以隱公垂例。與夫十二公皆不可書。其位與年及書以春矣。元年尚可以書。隱公卽位與之年。而正月奚必取夫周王之子年。可用魯而月必周王。以王之月承侯之年。之下先正亦當疑。其以魯年冠周月否乎。不若以孔子之月而承魯君之年。乃爲順耳。夫年可以與魯君月亦可以與孔子。可以舍天王而書魯

君之位號。則可以書寅而妙在巳之權衡。此固夫子告淵之意。而筆之于春秋者也。宋儒邵雍曰。昊天以時而授人。聖人以經而法天。又曰。春秋王道之權。故孔子之作春秋而書春王正月。乃所謂因昊天之授。而以經法天達王道之權。而見諸行事。推周與天同一道也。聖人者造化在我。而動靜與天俱游也。卽邵雍所謂出入造化表裏人物進退古今兼照人事者也。卽邵雍所謂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也。夫子上奉天時而書春王正月。亦不必以夏時冠周統爲言。以夏時之善爲周家之法。亦武周

立法之意也。乃夫子出入造化代天意而發天工也。或曰以周天子之尊爲周之臣子固宜奉其建子之正。苟以周正未善以建子爲不可行于後世。必欲易之以昭于冊。則非夫子尊周之意也。噫。夫子之作春秋。乃所以立萬世之人極。非止欲行于成周之世。以周言之。周制雖尊。然自天道觀之。不爲尊而尤尊者乎。書曰。肆類于上帝。詩曰。對越在天。易曰。王用亨于帝。則天爲至尊。而天王當以天道爲重。不可任已法。而違天時也。夏時不可以冠周。而周正又可以逆天時之善乎。春秋大居正寅爲歲首。今書春爲四時之首。尊周用建寅于前。從周正序事于後。自書元年春王正月之餘。其各年紀事亦周制是用。如桓公十四年春無冰。此其當有而無。示災異也。周之正朔是奉也。桓公八年冬十一月雨雪。此其當無而有。示災異也。亦周之正朔是從也。又何左氏公羊之疑周朔不從之有。若春王正月在于建子。聖人書之。此爲衆人所共能而非聖人之權制。以權制而從天。則不違于天。自無背于時王之法。而有所獻替于其上矣。故曰。孔子之春秋。非奪周之子而建以夏正。乃所以奉天。王以行天道。垂周法。以示後世。所謂建諸天地而不

人而不惑者也。否則生今反古猶聖人之所以戒人者矣。待後人之疑聖人疑聖人之心則違天之道。違天之道豈得爲尊王之義哉。夫子尊王以義而萬世不易尊之至也。况周可以改商之丑。後世獨不可以改周之子乎。後之改周豈若周自改之爲愈乎。使春秋之作而于大經大法之所布猶未善于筆削之間。夏正之善至後世始舉而行之。則周文之郁。夫子之聖。漢武亦得以踰之矣。夫子固非以此爲意而法之。盡善夫子亦不得而違也。夫子用之。雖堯舜復生亦必首肯而三致嘆焉。必不如後人之過疑聖人也。聖人以周制而過爲之。顧忌則非奉天道以尊周推神化以救弊。况其際聖哲挺生之終當斯道大成之任。凡夫良法美意無不發之爲兆。彼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第一事也。不爲立法之要而尤要者乎。仲尼有不於此而三致意乎。蓋仲尼素王也。左丘明素臣也。胡氏安國夫子之家相也。胡氏已聞程子之論而亦未之適從。亦必致詳于此而後作傳。初非率爾而昧夫子上律下襲之心也。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夫祖述憲章莫此爲要而備周之所未備。

卽猶武周之紹文王武周于先公之烈尚爲之變通  
擴充仲尼用夏之時雖非時位之擴充而實事理之  
變通爲繼述之善者耳今日周之臣子不當改周之  
正朔強以春爲冬子而非建寅則何以爲斟酌先王  
以垂後世先正于此徒疑其所不當疑不信于其所  
可信亦淺之乎觀聖人而以聖人猶夫人也今不敢  
發言以爲建寅之非而乃立言以爲春正建子改聖  
意以從已見憑臆以逆聖言欲聖人之安分而不  
知其竊取之意春秋首義于是乎晦矣于特筆之下  
寓崇王之心亦顯周制之盡善是固夫子讓德于周

金華文徵八卷之八

論

六三

卷七

之意也故書春爲歲首書王于春以繼天書正月爲  
履端于寅有若不覺前之建子而聖人之意微矣近  
世儒臣以周正建子今書春王正月爲用子以十一  
月爲陽生于子而用春則夫子之意益悲于盈庭之  
言夫仲冬建子爲正周之弊也以仲冬而可以書春  
則仲春二月亦可以書夏矣陰生于午仲夏亦可以  
書秋仲秋亦可以書冬矣上焉四時爲之變易下焉  
百工不必久釐如是則夫子適爲睥睨造化而聖人  
之失斯可議也豈知周正建子武周原無所謂陽生  
于子而用春之意特從三統以迭建耳今乃以爲春

之用焉。是孔子適以增周之弊。既昧天之時。又增周之弊。夫子在天之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固寧依舊制而書十一月之爲善也。夫春秋爲王道之權。故孔子有知我罪我之懼。今不以建寅知夫子而以建寅罪夫子。殊不知聖筆之簡易直截。殆如造化之易簡。不可以時之僭忒疑之也。果如所疑。則孔子于夾谷之會。自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自序其績可乎。魯史成經之時。而西狩獲麟。亦不可書乎。是未知聖人以天自處。正如胡氏所謂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真而無所妄也。苟於所以疑聖人者而信之。則聖人當斂手緘舌而不可發一言矣。武未盡善。亦不當形于論樂之時。成王賜伯禽禮樂。亦不當嘆其授受之非。春秋之世。當任其人欲之橫流。不可假天王賞罰之柄。以褒貶嗚呼。聖人之心。不白于天下。亦後世之人防聖人之過。而視聖人之小也。苟有見其與天爲一。則天道自聖人而行焉。又何紛紛未定之論哉。

評

洋洋萬言。辯析無遺。有宋諸儒。當爲心折。

武侯人品信軼漢唐而班三代矣。廼其人才又絕出  
于三代之下者。夫三代而下稱才之盛莫如漢漢高  
之目三傑也。其才猶千古一遺也。然良能運籌而未  
必能臨陳。何能治國而未必能運籌。信能行兵而未  
必能治國。高能用三子之長以取天下。而弗能以身  
兼三子之長。武侯之才則三子之長以身兼之。而且  
能取天下。能取天下而且能弗取者也。夫武侯之治  
國人能悉之。其運籌之大者。隆中以一言定鼎。江東  
以片語致師。祈山之出。麗統物法。正亡間一二僅存。

無益勝負之數。審也。而曹氏謀臣策士布列。後先武  
侯。惟綸巾羽扇談笑道之。而司馬諸人一籌罔措。卽  
曲逆剛成。紛綸帷幄。而庸詎加焉。廼其時蜀將之堪  
大敵者。關張黃馬久歿。行間第魏延足使。而狼戾矜  
高尤難獨任。故自街亭失事之後。前郝後勁。皆身當  
之。斬王雙。圖賈詡。破費耀。走郭淮。敗宣王。馘張郃。迄  
于斜谷之運。渭南之耕。未嘗別遣一軍。獨任一校。而  
八陣一圖。同流宇宙。爲萬世法。則萬侯行兵克敵。廉  
李遜心。居可見矣。夫相可與治天下而已。夫將可與  
平天下而已。鈞之匪所以取天下也。取天下必其中

有帝王之度。混一之規。乃能得之。故蕭張淮陰不遇。漢高將相之才。終無以自顯。而矧于天下。武侯則可以將。可以相。可以取天下。而無所藉于昭烈之鑄銖也。夫懿之神奸。籠絡一世。蓋亦庶幾有取天下之慮者。而兩雄相當。智窮力屈。巾幗之受。借曰老師。而蜀方屯田持久。上下一心。天假歲餘。魏明天折。曹爽紛爭。國難四起。楊旌以入。秦隴關洛。悉無人之境矣。吳之甲兵。孰與中原。吳之闔帥。孰愈仲達。魏滅吳。孤舉九州之八。以壓一隅。于取天下。典禮樂又何難焉。而武侯則未嘗有意于天下之取。要以答先主之知。明

金華文徵卷之八

論

六六

讀

老臣之節竭。盡瘁之忠而已。吾故曰武侯者。無論其人物品流軼漢唐。而班三代。其人才亦絕出于三代之下。而不可載觀者也。

評真武侯知已元瑞此等論可頡頏陳同父無

遜

司馬氏當曹魏承平無故之日忽焉拊其背扼其吭而奪之國此其事不可與魏之代漢同日而論蘇子之說已具成獄然余嘗搜晉史而論之覆其禍亂相尋歲無寧日抑何蔓延若斯也此其故何出曰晉之亂始雖萌于顛民之立而卒成于齊王攸之去國也夫齊王攸史稱其性孝友多才藝清平和允稱其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之與處必擇言而發果爾則豈不亦晉之周召也邪當其時使之左右匡翊爲王股肱腹心爪牙使晉社稷屹然有九鼎之鎮是國金華文徵入卷之八

論

六七

晉

之大福也苟勗輩不知大計謂王德望日隆百僚歸心力勸晉武詔之就國晉武不察自撤藩籬卽兩公主泣諫亦何能挽去輪也不論年齊王攸竟以憂卒夫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羸鼠同威也晉武豈不惑哉語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攸去矣而太子之愚騷也而賈后之鷲悍也而諸狐鼠之蠅營狗苟也將若之何晉則空虛哉夫猛虎鎮山則狐狸不敢晝號神龍宅海則鱗鱉不敢夜舞夫攸亦國之猛虎神龍也故攸不去則顧命必不托之楊駿而楊駿何得而揣必托之攸而攸以親賢柄國卽太子愚駿賈后鷲

悍亦何好之萌。則太后必不遷。太子適必不廢。太后不遷。太子不廢。則趙王倫必不篡。趙王倫不篡。則三王之兵必不起。三王之兵不起。則骨肉必不殘。內順治外威嚴。是盤石而四維之矣。卽淵堅虎勒之雄。敦峻玄恩之奸。亦何敢睥睨雄行其間哉。吾以爲典午之祚。卽卜年過曆與漢爭裂可也。奚遽至此禍亂蔓延邪。嗚呼。一乳鳩居危巢之中。爲之剪其羽而逐其。其哺。吮。則鷹隼卒至。未有搏而食之者。掛哉。晉武之爲子孫謀而去攸也。是剪翼逐哺者也。

評 亦是一見

金華文徵 卷之八

論

六八

晉三

金華文徵卷之九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郵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辯

微子不奔周辯

宋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

金華文徵八卷之九

辯

一

微金一

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壁衰經輿觀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壁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

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桀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壁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共責，故面縛銜壁，衰經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

金華文微

卷之九

辯

一

微金二

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遂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屯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

不辯

評

必如此方可與尚論古聖賢

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

金華文獻

卷之九

辯

三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辨

四

西伯一

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瞽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

如是其惡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  
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  
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  
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  
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  
阡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  
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  
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  
書。以商視周。蓋西伯爾。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金華文徵卷之九

辯

五

西伯三

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而  
嚮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  
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  
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  
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  
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評 辯証豁然

伯益卽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去聲。莢之爲高，人聲。臯之爲

咎，去聲。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

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僇，絲之爲鮫，虺之爲

備，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

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

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

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

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

金華文徵卷之九

六

伯益

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

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

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

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

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

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于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

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

不得爲伯益，則高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臯，陶僇不

得爲垂，鮫不得爲絲，他如仲備不得爲仲虺，紂不得

爲受罪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者多。不惟叙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叙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眞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臯陶之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於東。趙基于晉。使柏翳果臯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隤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記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評于鑿鑿乎其言之也。胡元瑞亦同此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教於幽厲之間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於是不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閱周室之傾覆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辨

八

詩亡二

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辭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生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廟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辭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之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三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爲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

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大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旣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爲之辯

臧雪崖評

其見卓絕足破千古未決之疑

觀音院鐘刻辯

朱倪朴

歐陽公五代史十國年譜云聞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疑後自諱之獨得其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今按婺州城北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吳越國錢元秀捨寶石制書言寶正六年辛卯則是寶大三年改寶正矣。梁末帝龍德元年歲在辛巳三年癸未爲唐所滅改元同光。此刻言寶大二年乙酉則梁滅之明年歲在甲申始改龍德爲寶大。而不用同光之號也。吳越受梁封爵國無主正朔無所稟故改號焉。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十

觀音

非擅也。官繫吳越國則知錢氏未嘗稱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于唐也。此錢氏立國之大節。恨歐陽公不及見此鐘刻無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見疑于信史也。予不得不爲之辯。

評 補史之闕證史之疑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舜倫攸敷，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舜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辯

十一

洛書一

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火之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

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惡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

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

至理而聖人所以叅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証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辨

十三

洛書三

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咸用

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尤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墮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彙論之所爲數也水旣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十四

洛書四

舜倫之所爲叙也彙倫之叙卽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絕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

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

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十五

洛書五

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乎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與。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與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

十者圓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至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各異而實同也。謂之寔同者，蓋皆本

全華文徵八卷之九

辨

十六

洛書六

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陰之位，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陽之位，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陰之位，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陽之位，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係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

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臧雪厓評

高識確論特超漢唐宋諸說之上可

以一破千古之感矣

評

公于河圖洛書各有辯又有河圖論余于圖

取論故辯不復載談圖書王勝于宋

金華文徵八卷之九

辯

十七

洛書七

公于河圖洛書各有辯又有河圖論余于圖取論故辯不復載談圖書王勝于宋

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夫子  
追謚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  
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  
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  
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于名正乎。  
于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  
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濫  
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  
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  
金華文徵 卷之九 十八 孔子一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十八

孔子一

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魯  
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  
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  
不可呼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  
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偃。夫子責之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  
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  
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于當  
時。而其教實垂于萬世。褒之以王之貴。屬若事之以  
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

之身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調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十九

孔子二

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評 萬世定論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  
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  
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  
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  
也而聖人至于無已而用刑也必本恚以欽恤行之  
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  
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  
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宥  
也在下者非不宥于天理不宥于人情不見刑見殺  
金華文徵卷之九

辯

二十一問刑一

也在上非宥于天理宥于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宥  
于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  
不宥于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  
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  
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  
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  
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  
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  
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  
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于道上。而尸積于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孰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于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于重。徃徃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廣堂之上。麗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

重也。人之輕死。生于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  
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  
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刃鋸而後鼎鑊  
左鞭棰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  
刑期無刑之道哉。且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人資焉以  
養生者也。其于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  
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  
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于且  
且。劍之刑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

金華文徵人卷之九

辨

二二

附三

自必其性命。而于國脉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  
攫。况于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羣起恣肆。以決性命  
于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  
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  
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  
古有國者。其于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曆。其于  
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  
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  
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救之。而  
猶有不率不悛者焉。于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

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周其刑以義不以勢。  
一許仁人之言藹然惻然

金華文徵八卷之九

辯

二二三

國刑四

聖人垂訓方來於六經。尤著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爲也。奈乎秦焰之烈。燔滅殆盡。

金華文徵八卷之九

辨

二四

詩辯一

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畧。先傳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其闕者或僞爲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爲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與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亦雅言。詩詩之爲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巫之閨門。被之。

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耶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度其溫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善心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耶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耶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耶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在耶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豎耶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辯

二五

詩辯二

者又必甚於是耶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耻所以懲創人逸趨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君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今亂賊懼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乎春秋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莖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間也詩既爲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墮故其聲音亦淫靡

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尤甚夫聖人教之  
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礪之何迺以淫靡之  
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邦亦曰放鄭聲  
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  
儀秦之辯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評 識論俱絕不媿家學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辯

二二



辨 論論俱絕不媿家學

辨 論論俱絕不媿家學

辨 論論俱絕不媿家學

辨 論論俱絕不媿家學

辨 論論俱絕不媿家學

按左氏及司馬遷吳世家竝載其事及其言世皆稱  
季子博物洽聞况聞其樂而知其德愚獨以爲未然  
惟至於麟趾王化也鵲巢刑於騶虞王澤也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夫豈有意於王業之成  
而以二南基之哉季子以爲猶未也非所以論文王  
也勤而不怨但可以擬汝墳耳以譏二南不亦固乎  
其論邱鄘衛則椅桐梓漆之樹望景觀卜之謀以至  
於先君之思可以爲淵綠竹之斐可以爲德若夫州  
吁之弑仲氏之歸熒澤之敗以及帝丘之遷幽王之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二十七

吳季子

相其憂亦困矣。王何取於美乎。黍離行邁中心搖搖  
至以何人問之悠悠之天而况戍申戊甫非其職而  
胥讒匿其思而懼何如也。以鄭爲細而民不堪蓋季  
子之時鄭以背晉卽楚困於諸侯之兵有垂亡之勢  
無與於樂也。緇衣之宜羔裘之直不得爲細。鳧鴈之  
和璜瑀之問綦縞之樂亦不見其不堪。何所據而度  
其亡乎。以齊詩爲太公時必有爲太公作者秦火焚  
之矣。卽今鷄鳴諸篇未見其表東海而泱泱也。田氏  
之篡危在旦夕。安得謂其國未可量乎。以豳爲周公  
之東則但指東山以下四詩耳不及七月也。雨之濛

斧之破。四國之衰。信宿之悲。願膚之孫。無取於蕩也。亦無可樂也。無可淫也。秦則小戎之車。無衣之袍。招八州之氣。蓋悍然矣。二南之化。斬焉無遺。夏聲安在哉。以魏爲儉。似矣。葛屨之履。霜沮。湘之采。莫以爲福可也。以爲急可也。以爲大而婉不可也。至於十祿之逆。伐檀之窮。又至於碩鼠之貫。無以爲國矣。而曰此則主何居耶。獨唐之憂。深思遠以爲堯之遺風。是爲得之也。謂陳爲無主。亦但徵諸靈公。君臣其亡。可翹足待也。檜則素冠之孝。匪風之憂。曹則鳴鳩之儀。下泉之慨。宜有取也。而槩以無譏。豈以其小而畧之乎。以雅爲思。而不二。怨而不言。知周德之衰。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之兄弟。伐木之朋友。采薇出車。之以人道使人。豈皆不爲季子歌乎。以大雅爲廣。爲熙熙而歸之。文王之德。則其所聞者。靈臺以下耳。生民之祥。行葦之忠。厚鳧鷖。旣醉之太平。公劉之遷。卷阿之遊。以及板蕩。桑柔之變。江漢。常武之中興。皆其所未聞也。以頌爲直。而不倨。當謂時邁。曲而不詘。當謂我將。近而不偪。當謂烈文。載見。遠而不莠。當謂臣工。噫嘻。遷而不淫。當謂天作。復而不厭。當謂載芟。哀而不愁。當謂閔予小子。樂而不荒。當謂馨用。而不匱。

必潛也。廣而不宣。必桓也。施而不費。必賚也。取而不貪。必豐年也。處而不底。必酌也。行而不流。必般也。亦知言矣。及觀五代之舞。以象爲猶。有臧焉。卽其所以譏二南也。夫文王之心。以爲三分有二。於我何加。守臣節以沒其臣。又何怨季子頤。以爲憾。亦淺之爲衷矣。則其所以偃蹇於父兄之命。亦守小節云耳。未聞道也。愚懼夫世之讀左傳史記者。不知其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也。故爲之辯。又惟十三國風其次第。與今詩不同。詩以魏次齊。以秦次唐。左傳以幽次齊。以魏次秦。豈詩樂在魯。其序如此。至孔子刪詩。始爲之考定歟。或孔子所刪。其次如此。秦火之餘。漢儒掇拾殘編。乃錯其簡。歟。孔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敝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獨不及風。則十三國未有定序。不足怪矣。愚竊謂詩之次第。王不當離於鄭衛之間。幽不當跋於曹檜之尾。魯不當先於商。商不當屈於魯。豈惟不當屈於魯。亦不當屈於周。必以爲周時王也。則唐虞夏商之書。亦當爲周書之殿矣。天之未喪斯文。宥有大儒者。出竊取孔子刪述之義。折衷而更定之。并取鄭衛淫聲。與凡不可爲訓者。一切刊而去之。然後可以爲經也。敢附其說。以俟。

評 精于論詩核于審樂非有博覽神解者豈易  
窺樂府元音公庭萬舞的的乎必傳之業也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又三九



樂府元音公庭萬舞的的乎必傳之業也

孫子用間辯

明童 品

孫子曰五間之辯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  
 間者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  
 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噫孫子何其厚誣聖人哉孟子稱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樂堯舜之道非其道義祿之以天下弗顧曾謂反  
 間伊尹為之乎其五就桀湯進之也欲伊尹訓于桀  
 使之悔過遷善而已曾謂湯用伊尹為反間于桀乎  
 太公以天下大老避紂之亂居北海之濱孟子以為  
 仁人曾謂仁人肯為反間乎宋陳師道云孫吳之書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辯

三十

孫子

盜術也為其以陰謀詐力相尚焉耳伊尹太公豈果  
 孫吳之徒歟

評 儒者正論觀此而聖賢之受誣者不少矣

孫子用間辯  
 孫子曰五間之辯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  
 間者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  
 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噫孫子何其厚誣聖人哉孟子稱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樂堯舜之道非其道義祿之以天下弗顧曾謂反  
 間伊尹為之乎其五就桀湯進之也欲伊尹訓于桀  
 使之悔過遷善而已曾謂湯用伊尹為反間于桀乎  
 太公以天下大老避紂之亂居北海之濱孟子以為  
 仁人曾謂仁人肯為反間乎宋陳師道云孫吳之書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唐文類有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書謂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奇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以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同若達於書則知戰深于詩則知武夫有師于之試深于禮則知月令有興廢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兵多詭詐之計此何異借寇兵資盜糧也又云必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二二一

讀唐

予讀之而駭焉于子之言過矣于子之見其秦政李斯之見歟東平不求六經諸書而求史記諸子漢不之與猶可也今金城求經典而于子乃云然則先王之經不過戰伐之書徒爲禍世之具耳于子蓋未之思乎且書有三苗之征有扈之伐詩有我戎之膺荆舒之懲禮之制節謹度春秋之內夏外夷使戎狄讀之則可以知聖人之意而各安其分矣是果爲國之患耶使戎狄得經典而能爲中國患則中國之讀經者獨少於戎狄也耶秦嘗焚詩書以愚黔首矣厥後劉項起而亡秦豈皆事詩書者耶于子之言過矣予

不得不爲之辯

評 人之識見相越豈特軒輊輕哉

金華文徵卷之九

辯

三二

讀



不  
得  
不  
爲  
之  
辯

或問禮官之說 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  
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  
法也非所以定 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

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

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夫設

也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為世

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

別子不得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君

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

不與族人為宗也陳澹集說謂君有絕宗後大宗也

後為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為人後者執後後大宗也

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君無為人後之禮也魏明帝詔禮王后無嗣擇

王后無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支子後大宗之

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亦必

宗法不可行于君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

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見中庸而為人

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見喪服傳故知後大宗非 天子

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

以為父子兄弟之子謂之猶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

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

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見禮運父子相傳曰而

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

謂爲之子烏乎可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  
臣故朝氏謂羊先禰後祖之說皆以父子喻君  
近世人主禰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

道嘗受命爲後後宋英宗以猶子爲仁宗後之類儼諸宗法庶乎其可也若漢哀帝以

仲壬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從孫光武然則

從祖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爲之子然則

其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汨也如父不可曰

子之類其廟次奈何曰生爲之臣死不得躋于君也如

公繼閔公僖雖兄臣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于閔上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

穆泰之有政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

也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爲昭穆仍爲信斯言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辨三四 大札二

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

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

之論不崇朝可決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

光程頤朱熹之說爲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

親之語則將視所生爲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

思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武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

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說爲

非宣帝得稱父爲皇考而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議

爲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爲失禮但宣帝

于昭帝爲侄孫叔祖不可爲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

無父矣此亦拘于爲後爲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

發未必其定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仰惟

我皇上之卽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

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

以至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

皇土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其爲繼

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假如與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

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

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或以宗廟無爾爲疑

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爾廟况孝廟在爾廟之坊乎由此言之興獻帝

聖考也興國太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

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

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矧我皇上聖父母乎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辨

三五

大凡三

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尊無二上

之義殊不知興獻帝本處臣道又謚號視列聖少殺又不敢稱宗何嫌于二上設宗藩入繼欲并崇

其祖却難蓋繼統與創崇不同創崇之君功德自己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崇

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壓于創崇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似乎有間據先王制禮父服三年

祖期曾祖三月亦自有差等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

爲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制顧不得

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乎然

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與曰議之是者天理人

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子不得而同也子曷亦上聞

與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夫禮

其次第舉矣予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或胎患也故爲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感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于天下也

評 此辯實補永嘉之未發非隨聲附和也

金華文徵八卷之九

辯

三六

大

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感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于天下也

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感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于天下也

禹碑事近出而衆論譁如聚訟然愚謂碑者蓋起韓昌黎詩俾之一字也其時劉禹錫則曰銘是也三代無碑禍禹三王之首也寧有之傳譌也周宣王時始有石鼓碑肇於秦盛於漢魏晉唐宋則沿襲之刊之巖石之壁則有之也夫石久則泐夏至宋三千年不泐乎愚謂秦漢間剝落殘缺好事者重摹刊之于石有之也或碑之亦然也則碑與石稍規稜之石與碑何別乎若然則韓子或未之不是也夫韓子聞諸道人匪親見者也形容之於詩則固竒且古矣或者天

金華文徵卷之九

辭

三七

禹碑一

欲先假文人之手而兆其藏啓其秘乎凡物珍而不易賤藏而不易洩亦天道也所謂鬼神呵護之者也不然何至於宋嘉定之間何子一致因樵者見之輒摹而歸傳之人耶豈何之見於樵者之刻卽韓之聞於道人者耶山若無二蓋必然是也何之摹者謂有二紙過長沙輒以一獻曹轉運彥約并柳子厚所撰與書般若和尚第二碑以一揭之座右自爲瑤玩曹輒牒衡山令搜訪之時柳碑在上封寺僧法圓畬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昔人罕見之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山巨石壁上但令解柳

碑來匣之槌庠而已此紹定戊子鄱陽張光叔游宦紀聞第八卷所載也胡爲乎至今則李明德謂之當時曹轉運亦疑其誑也而終不得其實誤也又謂今觀禹碑之文或未得其讀別有隱義則不敢款第如近時所譯之云則辭艱指陋於世教無關焉有德者之言宜不如是則誠不然也嗚呼何子一在宋以賢良稱豈好誑人者也蓋俗僧畏執利已遠辱造辭也古今僧姦庸知其祗如此哉何子一好奇好古自適可也以一本貽曹多事也而彼又豈知其時序之然乎輒刻之岳麓書院之石而亦欠一文字以發揚之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三八

禹碑二

設有文字而古跡之顯晦既白而前后之人彼惡敢肆疑且議哉子一旣勤而怠已能免過乎吾操其戈而伐之抑吾亦過矣哉而弗之求乎恕也東橋顧華玉曰出禹無疑信哉賞鑒之士也嗚呼諸君俱未之有攷也徒焚然語而爾矣予攷之衡山有七十二峯一曰雲密峯在岳山後西有大禹巖昔禹王致齋之處峯半有禹王廟皆蝌蚪之書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潭流水縈之最爲勝絕子一之刊後潦草跋語模糊甚麼之間水石之上似是也載考响嘯峯在山后衡陽縣界山海經云

卽衡山也。上有神禹碑。先王殿。豈韓子祇以响嘖。總言衡山耶。詩曰山不曰峯。見已一。又曰禹治水。碑相傳在响嘖峯。人未有見者。韓詩可攷此。又曰峯不曰山。瀾而無別。只言詩可考得。非祖韓乎。且上峯寺在祝融峯。峯在崇岳鄉。况三峯不聯屬。而相距遼遠。响嘖微韓詩。而茫昧失跡。予徵衡山記。大禹巖必也。而后之志岳者。亦未之能明也。其泉湛原明曰。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形模。竒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觀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已。言雖嘉不旣迂矣乎。夫心目人之大官也。物之接于目。注于心。竒古足矣。予一幅裝褙之懸之中堂。諦觀之。或忘寢食而神超物表矣。雖然。潘君宦游而得之。沈君禱寢而譯之。二子同名。鎡夫豈偶然哉。嗚呼。石四百年矣。湮沒草土。一旦而顯。又豈偶然乎哉。三代之珍。足洗后世之陋。神物也。余珪之評。殊不可廢。先生集中此爲勝塲。

日有夜食其說昉於穀梁赤春秋魯莊公十有八年書曰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之魯君朝朔而見日之有虧傷故也漢鄭玄晉范甯皆信之而何休劉敞黃明遠則非之余斷之曰孔子所書吾不知其為晝食為夜食然而日之有夜食必矣何也以合朔之時刻知之也朝朔而見其虧傷是晝食也非夜食也不以告官失之也若日月交會同度同道在于亥子丑之三時則日食于地下乃理之自然者也且星受日光以為明日食于夜則月反在上日反在下其光不能上照故晉徐邈曰日夜食衆星無光得之矣惟其食于地下人目所不及見故司曆者不疏聞於朝亦不願示于天下耳吁昧爽為晝昏黃為夜知月之有晝食則知日之有夜食也又何疑哉及觀何休難穀梁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之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噫此不識天文者也日食而言月食之者史作天文之志然也非春秋之筆也各自有其體也况日食在天人目共見安得謂之無形乎浦湯吳立夫辯之至詳且悉然不以合朔時刻言之則其理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四十

日夜一

反晦而不明矣又其篇中謂日速月遲而皆順天左  
旋則是效宋儒之口吻而不悟其非者也  
評 獨得之見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四一

四一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竝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証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于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倉頡栗陸容成鴻蒙雲將鬻缺之屬荒忽茫昧而不足有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于二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訓禹黜舜妻以姚之玉女是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辨

四二

伯明一

曰栢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出矣今考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于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借秦鮮食益事也以史所謂訓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伯翳而誰耶秦紀所云伯翳非伯益之誤耶蓋伯與栢其音同秦本紀作栢翳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二人雖二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

紀年而得之竹書記啓卽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  
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爲人名則大費  
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卽竹書一  
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  
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  
其爲正也

評

有據之言此傳信非傳疑也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四三

伯翳二



其爲正也  
伯翳爲國名則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  
卽竹書一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  
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  
其爲正也

學者多談五霸而不得其說于垣史之外于是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旣絕弗載而春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三是以後世之惑滋甚蓋余讀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二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爲西伯是其伯伯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室恃其強大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九州是其伯伯以力也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四四

五霸

削亡爲天下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于是乎孟軻氏大明王道以僻之而霸之云者祇以爲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伯迥不侔矣考竹書所紀三氏其始之伯也。要皆得之于功。而其末之亡皆失之于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霸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吳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邠人侏人叛。河亶甲

元年彭伯克邠五年佻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  
方佻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  
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  
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也合前後  
而較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興  
滅之大都槩以具矣夫昆吾氏之霸霸于仲康之代  
而亡于桀豕韋大彭之霸霸于廩甲祖乙之代而亡  
于武丁夫昆吾氏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于  
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昆吾  
氏之黨于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談五霸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辯

四五

五胡二

者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可以其末之  
以力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夫桓文固尚力而厥  
功實弗容掩也迹三氏于始則類迹三氏于末弗類  
也。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說也。

評 考古者必博乃能精不然毋輕置喙也

傳有之曰日悔。昨日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常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四六

悔說一

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愆。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愆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旣或不旣。食之所止。明卽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評

讀之通身汗下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寔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於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於南陽也。木爲水之穉。陽而寔生。火金爲火之穉。陰而寔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四八

皇極一

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寔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寔總乎曆數。星辰雖可析爲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爲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寒。九六老數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



不觀周易繫辭無以知四營之說不讀三墳易典無以辯四營之名夫分二象兩卦一象三揲四象時歸奇象閏著法有四果足謂之四營乎曰非也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各以四推果足謂之四營乎曰非也蓋營者經營之謂而四者言四正之卦也乾坤離坎是爲四卦正八卦於八方而以四正之卦左右而經營之是爲四營何以言之蓋乾營左重得十八卦始於訟鼎大畜需革無妄中於遯睽巽大壯家人兌履終於姤夫大有同人小畜此則以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五十

四營一

純乾之體而一營也坤營左重得二十四卦始於臨蹇震觀解艮中於否泰隨蠱既濟未濟師謙復比終於豫剝升屯明夷萃晉蒙此則以純坤之體而二營也離營右重得十四卦始於中孚大過中於噬嗑渙恒賁節咸終於旅損井豐益因此則以純離之體而三營也坎營右重又生四卦始於小過中於頤終於漸歸妹此則以純坎之體而四營也故周易繫辭曰四營而成易三墳易典曰四營而成重卦正謂是也

評

山棠先生考據訂辯之學見于考索者不遑

余左車有齒搖動痛楚不可忍將有遠行亟欲療之  
人有言張其姓者業攻此因呼而示之張者曰是齒  
也可存可去亦視其人爲之予曰何謂也張曰俗輩  
無遠識欲求快於一時存之則痛未易遽止必譬吾  
無速效而莫吾酬去之則痛可立止然傍無依輔牽  
連撼他根必將復求於我彼不悔吾又何難焉彼之  
齒日以少而吾得酬益以多不盡不止也於公則不  
敢然蓋公知道君子也諳人情達物理識利害重輕  
不責效之遲捷是用先告公以自治之方始可以盡

金華文徵卷之九

說

五一

牙醫

吾術行吾志次第其良劑而治之。悶元氣以養齒之  
末也。節飲食以養齒之銳也。膏津液以養齒之體也。  
又從而度乃口以防羞之起。結乃舌以防邪之干。護  
乃唇以防風之寒。浸久浸固。雖無赫赫之功。必不貽  
患于後日。日計不足。月計斯足矣。必若不視勞以爲  
功。不指功以言報。故敢盡以語公焉。噫滔滔者皆是  
也。如公者幾何人。苟執吾術而不知變。則有委溝壑  
而已耳。張因倒其囊中脫齒數斗列以示余。曰此應  
脫而脫者。彼未應脫而與之脫者。應脫者十不一焉。  
又蹙頰而進曰。脫一齒僅得米二升。吾母老妻瞽子。

勿一日不脫數齒則將不能給矣利害之切吾身蓋若此寧求脫人之齒且快于人而已得食乎將必圖固人之齒且忤于人而已不得食乎其爲我決之余俛焉無以答因笑語座客曰諸賢異時出而醫國其取方於此。

評 上池禁方經國之盧扁也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五二

牙醫



芝草草也。醴泉泉也。何得以爲祥乎？以其不常有，有必有所應，故謂之祥也。天道之難知，人事之不齊，雖有祥，莫知其爲祥也。而傳記所載，不誣不可以爲不祥矣。暨易張辰彥輝文學粹美，其幾世祖某事親孝，親歿廬墓悲號，而芝草醴泉出焉，人皆以爲張氏之祥。稱之曰孝子。吾聞王者政成，民和則瑞應。至今芝泉雖出于張氏，寧知不爲國家之瑞應乎？和氣致祥，乖氣致盭。悲哀之所，胡爲乎有是哉？而孝子哀有餘，而無過禮，無踰而適中，中則和，和致和，故必有感。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說

五二一

芝泉

召致應之理，此芝泉之爲張氏之祥也。明矣。孰知夫孝行純至，之所以爲瑞也。孰知夫文學粹美，之所以爲祥也。以孝子愉婉之容，敬順之德，悲哀思慕，有感于天，而致芝泉之祥。而天俾孝子之孫彥輝，黼黻繡之文，經緯之學，獨不可出爲時用。若芝泉之瑞乎？吾故不祥于芝泉，而祥于其人。祥于其人，斯所謂張氏之祥矣。斯所謂國家之瑞之應矣。

評 以人言祥，固是篤論。

拙者巧之反也。巧者世之所趨。拙者人之所棄。余嘗究二者之得失而論之。蓋古之人其本在於生人之具。取足焉而止矣。不求稱欲而過役其智也。食飲取其充腹而已。故巧尊杯飲而足焉。衣服取其蔽形而已。故大布博褐而足焉。室屋取其待風雨而已。故茅茨土階而足焉。器什取其贍用而已。故陶金冶土而足焉。至於禮取其接上下之體而已。故儀文具備而足焉。樂取其達天地之和而已。故比聲切律而足焉。刑取其除暴禁非而已。故明法慎罰而足焉。政取其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五四

拙齋一

過惡揚善而已。故審令施制而足焉。至於言取其道。賓主之情而已。故辭達而足焉。行與事取其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而動靜云爲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故盡倫正躬迪德而足焉。夫如是故其民相安於無事而竝生於天地之間。其後道敝。樸散人僞。滋生務求稱欲而不知止足也。遂以古人之所爲者謂之拙。於是珍饌環品必求其味之美。輕紈織縠必求其飾之麗。瑤臺瓊室必求其凡之華。雕文刻鏤必求其制之異。禮之敝至於便辟習熟而無忠信惻怛之實。樂之過至於流蕩忘返而無和平淡泊之趣。刑

之失。至於深文峻誅。而無哀矜欽卹之意。政之衰。至於雜霸任知。而無關雎麟趾信原仁順之風。夸毘咕聶。從橫捭闔之辯作。而要君證父。賣友敦倫。敗類之行興。而凡其所行事。日趨於澆惡狙詐。鑄鑿其本。眞翻琢其天性。剗其大者。使之細。賸其厚者。使之薄。究天下之物。不足以結。竭天下之慮。不足以贖。角天下之人。至於相與攘奪竊亂。而不知紀極。是皆世俗見謂巧者。而其敝。至於如是。則天下之患。皆巧之所致。而非拙之罪也。其間或有豪傑之士。鑒其禍。敗苦其智之窮。而欲反其本。懲其欲之過。而思復乎古。於飲食也。寧菲衣服也。寧素室屋也。寧陋器什也。寧樸禮。寧失之野樂。寧失之淡刑。寧失之不經。而政寧失於踈畧。言寧失於納。而少文行。寧失之遲鈍。椎木徑情。而直行一切美麗華異。淫慝刻薄。佞偽之類。凡所謂巧者。悉推以與人。而不與之較。而以拙自處。及其至也。天下之人。莫不受其弊。而已獨高拱而無事。由是而觀。是拙者未嘗不爲巧。而巧者未嘗不爲拙也。拙者可以爲巧。而巧者雖欲爲拙。不可得也。嗚呼。拙者有餘。巧者不足。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爭。拙者平。巧者擾。拙者寧。其弗然乎。延陵吳君克讓

以拙名其齋而徵文于余克讓名將之子生而富貴  
又聰明而有文章其才與力皆可自致於巧以馳騁  
於世乃耻之而弗爲而取其所棄蓋亦所謂豪傑之  
士志乎古而反其本者故余因爲之說以贈之且以  
發其意云

評 寧拙無巧實獲我心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五六

聖人不可得見。所可見者書也。易書詩春秋禮樂是也。尊而閣之者尊聖人之書而奉之以高閣也。示隆重也。請者漫然以為未竟。乃言曰欲聞所以尊經乎。斲輪者曰聖人之書聖人之糟粕也。苟知聖人之糟粕者書也。則知所以尊經矣。仰曰天俯曰地。人茲藐焉。然昂立也。謂其能參天而兩地也。故惟聖人始得為人。六經者聖人所以為人之道也。故觀于吾身而六經之所為備矣。觀于吾心而聖人之本來面目可見矣。觀于其易詩書春秋禮樂而知皆吾人之筴釋矣。易言乎其命也。書言乎其行也。詩言乎其思也。春秋言乎其識也。禮言乎其體分也。樂言乎其風氣也。皆聖人之所為文也。遂義以致命曰時。適德以紹行曰中。慎動以辨思曰正。鑒微以精識曰公。脩則以定分曰敬。軌物以宣氣曰和。則皆聖人之所為旨也。聖人之文非不足也。然有旨焉。君子弗文也。是故君子皆遂義也。而不愆于時。則庶乎易矣。能通德也。而不詭于中。則庶乎書矣。能慎動也。而不離于正。則庶乎詩矣。能鑒微也。而不闕于公。則庶乎春秋矣。能

脩則也而不欺于正則庶乎禮矣。能軌物也而不失于和則庶乎樂矣。言皆駸駸乎入之矣。入斯深矣。然而未尊也。昔者堯以天下讓舜而舜亦以授禹湯武以匹夫匹婦之心而臧否天子乃天下不以爲犯順顧益從之。斯善用夫易之時伯夷太公若高海濱也而姬伯之歸復下翔乎周粟。矧亡之拜固鄭重乎嘉覲也。而互鄉佛肸乃假樂焉。斯善用夫書之中伊尹放其君于桐以天下擅廢置也。而人不疑首陽之諫匹夫犯天下爲之。而人不以爲異且猶義之。斯善用夫詩之。正象天子弟也。舜能掣其惡于有庠之放而

周公不能以管蔡而寬天下之誅禹繇子也能以其勦蓋羽山之愆而堯不能以丹朱而享一日四海之祚斯善用夫春秋之。公不告而娶禮所不許也。然未聞馮汭之嬪而稟頑嚚之命卒以延虞氏百世之祜天下獨夫受矣。而文王猶以非面之節終焉。比干諫且死不敢不盡言以私聖人之竅斯善用夫禮之敬無懷葛天之治以樸爲其道也。民狂然不爭風俗大穆。鳳鳥龜龍巢焉。擊壤康衢至今可想也。斯善用夫樂之。和夫羲軒而上無易。堯舜無書。禹湯無詩。文武周公之前禮樂尚隱也。然而數聖人者行則度動則

于聖人之道。真若民之于君也。萬物之于天也。亦惟其命而莫之違焉。斯可謂之尊經矣。苟徒以其書也。則誠糟粕已也。其與未畫之前。秦火之後。一也。經何爲哉。

評

根極理要發爲瑰奇。俶儻之論文。魄文瞻橫。壓今古。

金華文徵八卷之九

六十

尊經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  
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  
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泣衆之容必肅于閒  
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于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  
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  
色于堂幕傳笑于國片言之誤且以起萬口之譏人  
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于須臾邪今考左氏所  
載其周旋揖遜可嗤可指者相望于冊此理之不可  
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欺世而售其姦者  
金華文徵卷之九

議

六一

盟會一

每爲善于人之所見爲惡于人之所不見胡不反觀  
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  
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  
病于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于人之所見矣是故  
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  
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  
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  
而不能揜歆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墮者  
不自知其墮也奏樂而嘆者不自知其嘆也相語而  
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珮儼然肅然平居

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于此時無不發見吾以是知  
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于衆必  
先無得罪于獨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  
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漑其葉也雖然春秋之  
時旁觀竊議者特爲古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終戾已  
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于其側又將若何  
評 此宋儒道學本領之論

可與動容貌之言參看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議

六一

盟會二

議

治河議

明宋 濂

此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鬼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爲阿刺腦兒二澤又

金華文徵人卷之九

議

六三

治河一

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未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韓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闕卽闕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隣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旣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

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醜爲二渠。非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它。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矜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氾。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

金華文徵八卷之九

議

六四

治河二

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入。而入。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魏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魏。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

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議

六五

治河三

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評 治河書可車載。大都遵此而敘。分古今利害。

瞭然不作模糊一字。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字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香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議

六六

孔廟宋

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其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之也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省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

在室與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之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帛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議

六七

孔廟志

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几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

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

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葉議再定張遂

居程

顛倒彙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

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

今專用春秋亦非

釋奠有

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制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六八

孔廟卷三

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禱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言之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

伏義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說

六九

孔廟宋四

評 宋王兩論大有功于聖門後人其祖于此耶

孔子廟庭從祀議

宋王禕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紮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注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于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楊雄韓愈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議

七十

孔庭三

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竝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于頴門之學而于聖人之道莫或有間惟董仲舒于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經于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

不能道。至其告君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於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于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

金華文徵入卷之九

議

七一

孔庭

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于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于仁義。雖勛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

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之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其欲刪諸經正義識諱之說一歸于正。尤有功于正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于萬世。至于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維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言。皆可爲有功于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旣列從祀。則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議

七十二

孔庭三

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于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書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于是真德秀魏了翁竝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于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于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于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旣

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于南方。能有見于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彙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于禮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于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于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于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不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于今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于顏孟。

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于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于曾哲孔鯉之下。又司馬光于程頤程顥爲先進。張載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

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  
光張載今當升居于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楊雄  
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于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  
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  
以其有關于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  
文之事。自儒者出。則于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也。  
而未稱于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議也。是用疏其爲  
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  
之君子有所採擇云。

評 自是聖門正論

金華文徵

卷之九

議

七四

孔庭五

10065

